

新婚妻子被劫 百名男人相救

2005年11月10日,在智利的一个孤岛上,出现了温暖人心的一幕:一名丈夫苦苦追寻失踪的妻子,直到挟持的歹徒提出要用丈夫交换人质时,竟然有100多个男人挺身而出自称是那女人的丈夫。最终,歹徒束手就擒,而男人们则成为这位女子心目中的至爱英雄……

初恋情人失约海滩

位于南太平洋的智利复活岛,面积仅117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孤独的岛屿。米歇尔就出生在智利复活岛的特雷瓦卡山麓。

2001年,22岁的米歇尔来到阿纳凯景点当导游。她之所以选择这份职业,除了喜爱阿纳凯的景色外,更因为心中还装着一个美丽的约会——这个春天,初恋男友伊万在去圣地亚哥前,在石像前与她告别,信誓旦旦地许诺:“等着我,三年后我来这里找你!”

转眼到了2004年12月,伊万却杳无音讯。米歇尔心焦起来,每天黄昏呆立在石像前,眺望着东方。一天,大雨滂沱,米歇尔依然留守在景点。一个年轻的金发男子与她擦肩而过,跟随着朝沙滩走去。不久,隐约传来哭声。

得知这个名叫萨蒂瓦的落魄男子因赌钱输光了家产,还欠下了大笔债务,米歇尔耐心地劝说着,诚恳而关切的话语令萨蒂瓦心中淤结的苦痛渐渐消除,他泪眼迷蒙地望着这个清纯而善良的姑娘,不知该说什么好。

两个月后,米歇尔像往常一样去原地等伊万,无意间瞥

见石像上安插着一朵蓝色百合花,她摘下来别在胸前,一朵百合淡雅的清香,恰似一份关爱陪伴着她。

邂逅新人故人竟归

这以后七天,每天都有新鲜的新鲜百合静静地等待着米歇尔。她很清楚景地里并没有种植百合,花到底是谁送的?米歇尔纳闷地举目四望,却没看见人影。到了第九天,当第九朵百合捧在手心时,米歇尔忍不住大声问:“是谁,为什么要给我送花?”

附近树林冒出个身材魁梧的帅小伙,居然是萨蒂瓦。

两人像相识多年的好友重逢,亲切地攀谈起来。得知萨蒂瓦已在沙滩酒吧找到工作,做了歌手,米歇尔很高兴。夜幕低垂,送米歇尔回家的路上,萨蒂瓦突然握住她的手,深情款款地说:“今天是我快乐的日子,因为我对你两个月的思念,总算有了回报。”

那一夜,米歇尔躺在床上,想起伊万的誓言和萨蒂瓦的告白,辗转难眠。然而,伊万却又不知在何方,她只能选择萨蒂瓦。

不久,二人步入礼堂,举行了婚礼。

冬去春来,米歇尔也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萨蒂瓦心疼妻子,说服她不再去上班,留在家中,自己去学校找了份兼职,白天替孩子上音乐课。

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可自从米歇尔意外地接过一个电话后,脸上就再没有了笑容。

那晚,萨蒂瓦下班回家,进门后,只有米歇尔的母亲在家,

她皱着眉头对萨蒂瓦说:“米歇尔出去了,伊万来找过她!”

痴恋妻子苦苦追寻

原来,就在一周前,伊万带着足够的钱回来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米歇尔已结婚的消息。

他们去了哪里?萨蒂瓦惊慌地赶往伊万家,却没见着二人的踪影。

五天后,萨蒂瓦绕遍了整座岛屿,几乎问遍了所有人,还是没探听到妻子的任何消息。

当地电视台听说了萨蒂瓦走遍小岛寻找妻子的事,主动找到他。在镜头前,萨蒂瓦声泪俱下地回忆起与米歇尔经历过的往事,哽咽着说:“米歇尔,你是我重生的希望和理由,我不能失去你呀!”

当晚,电视里连续十次播出了这一片段。坐在电视前的夫妻都倾听着萨蒂瓦的痴情讲述。相濡以沫的萨蒂瓦和米歇尔,迅速成了小岛称道的模范夫妻。

两难之间无法选择

在特雷瓦卡山麓的另一端,伊万和米歇尔同样也在受着煎熬。

伊万软硬兼施,把米歇尔带到一个隐蔽的山洞,向她哭诉了自己的遭遇,企图挽回失去的爱情。

望着这个曾经爱过的男人,米歇尔心中既爱又恨。爱的是他曾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恨的是他没有遵守约定的时间,更何况如今自己已为人妇,即将为人母,再忆及往事又有什么意义?几次她想离开,都被伊万拒绝,甚至以自

杀威胁。迫于无奈,米歇尔不得不陪伊万留了下来,只是对他的忏悔和表白始终无动于衷。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倔强的伊万意识到再也无法赢回米歇尔的芳心,禁不住悲凄地嚎啕起来。而米歇尔也在流泪。

100多个男子挺身而出

2005年10月9日,当地电视台播出了一段画面:一个歹徒架着一名蒙面女子,凶残地叫嚣道:“我绑架了米歇尔,因为我深爱着她,而我最终失去她,完全是那个叫萨蒂瓦的男人的错。所以如果萨蒂瓦想让米歇尔自由,那么就请他明晨用生命来换取吧!”

家家户户都看清了这一幕。顿时,小岛沸腾起来,人们对歹徒卑劣的行径激愤不已,而众多女人则问起自己的丈夫:“如果我被绑架了,你会冒险去与我交换生命吗?”

第二天,东方刚露出鱼肚白,特雷瓦卡山还是一片寂静,萨蒂瓦就来了,他铿锵地喊道:“伊万,萨蒂瓦来了,请你放了他的妻子吧!”

四处没有应答,在萨蒂瓦重复这句话时,身后传来男人的附和声,先是一声,再是数声。他惊讶地回转身,居然看见五六个男人站在后面,也跟着喊出这句话。难道他们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米歇尔的平安吗?直到看见他们都义愤填膺地朝山洞步步逼近时,萨蒂瓦才确信这一切是真的。

男人们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方向聚拢过来,越聚越多,足足有上百个。大家一起高



海水茫茫,情郎你在何方(配图)

喊:“伊万,萨蒂瓦愿意用生命换取米歇尔的自由!”

声音穿过云霄,传遍全岛,可不管怎么喊,山洞还是没动静。几个壮汉愤怒了,准备直接冲进虚掩的洞口。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女人温柔而深情的声音:“萨蒂瓦,我在这里。”

萨蒂瓦惊讶地回头,看到身后出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正是米歇尔。她张开双手,笑吟吟地望着大家。一个小时后,警察逮捕了

伊万。米歇尔去送他时,他苦涩地笑着说:“只要知道你幸福,我就满足了。”

米歇尔目送着他的背影,泪如雨下,许久才对身旁的丈夫说:“其实昨天出现在镜头前的女人不是我,而是他的妹妹。他怀疑你不能像他那样深爱我,才不顾被抓,设计了这出戏。”

萨蒂瓦听得云里雾里,许久才回过神来,他体贴地挽住妻子的手,慢慢地朝小屋走去。风格的一种

英雄赵一曼孙女的寻常人生

陈红是东北抗日联军巾帼英烈赵一曼的孙女,多年来,她不愿躺在奶奶的光环中生活,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前不久,经过笔者的努力,年过不惑的陈红袒露了自己的家事和深埋于心底的那份情感……



年轻时的陈红



现在的陈红

上山砍柴被摔昏迷

文革前夕,陈红与爷爷(赵一曼的丈夫)、父亲陈掖贤以及妹妹居住在中南海,那时的陈红与很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儿童一样,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了阳光和快乐。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了,留过苏的爷爷莫名其妙成了“苏修派遣特务”,父亲也“顺其自便”地成了“特务的儿子”受到冲击,母亲因为精神压力而患重病。在这种情况下,自顾不暇的父亲独自一人实在无法照料她们姐妹俩。在奶奶家——四川宜宾某学校当校长的大姨妈得知她们一家的困境后,一再写信请求把陈红和妹妹送到她那里代为照料。父母亲权衡再三,考虑到妹妹年龄太小,确实离不开父母,便含泪把幼年的陈红寄放到了孤寡一人的大姨妈家,这一寄放就是16年。

陈红上小学二年级时,大姨妈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残酷的批斗会上,造反派在几十斤重的铁板上写着“叛徒、走资派×××”挂在大姨妈的脖子上,压得姨妈头都抬不起来,细铁丝深深地勒进了姨妈的肉中,也勒进了陈红童年的记忆中。1973年深秋的一天,陈红瞒着姨妈悄悄地上山拾柴,当瘦小的她爬上高高的树上掰着干柴桠枝时,只听得树干发出“喀嚓”一声,瞬间,陈红像一只被射中的鸟,随着断裂的树干一起从五六米高的树上跌落下来,当时就摔得不省人事。许

久许久,山上的冷风把她吹醒,可手脚一点也不听使唤了,天渐渐暗了下去,她却只能无助地躺在那里。幸亏后来有人发现了她,把浑身青紫,满脸泥血的她抬下了山。从此以后,姨妈再也不敢准陈红上山拾柴了。

真实背景从不言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对远在四川的女儿更加思念。好多年了,陈红一直和家人天各一方,每当想到这些,父亲就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他多么渴望女儿能尽快回北京和家人团聚啊!

说起来,陈红的爷爷爷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姑爷爷因病去世后,姑奶奶陈琮英长期居住在中南海。“四人帮”刚刚倒台时,父亲在回川看望陈红和大姨妈时,曾试着提出让女儿回京的问题,谁知道,她和大姨妈当时就搂着哭作一团,这样的场面让父亲不敢再轻易提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这以后,陈红参加工作然后结婚并有了女儿朱雯娟,生活在岁月的河流中悄悄流淌着,陈红不想让奶奶的背景打搅她平静的生活,好些认识她的人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世。但这些年,父亲始终被一种复杂的情感纠缠、折磨着。一方面,他知道陈红是一个感情脆弱却又特别重情的女孩子,让她远离生死患难的大姨妈返回北京,对于她和大姨妈都不啻是一场情感灾难。但另一方

面,强烈的骨肉亲情使他无法忍受让女儿继续留在四川。1982年,父亲在大病一场后,终于通过组织把陈红调入北京。

即将团圆却变死别

进京手续办完的当天,父亲给陈红打来电话。电话中,他的声音带着因激动而发出的颤抖:“小红,你工作调动回北京的手续全部办齐了,你马上就可以回北京和爸爸妈妈妹妹在一起生活了。爸爸心里真的好高兴好高兴,这些年来爸爸让你吃苦了……”

殊不知,世事的曲折变化让人难料:回到家中,陈红才得知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亲在告诉她回京手续办妥的消息的当晚,因过度兴奋导致脑溢血突发,送医院后不治身亡。在殡仪馆,面对已在一个世界的父亲,陈红哭得昏死过去。这真是天意弄人啊,父女俩在京重逢居然顷刻间就演变成了父女俩的生离死别!

调回北京的陈红被安排在某研究所工作。父亲的去世,使她更加思念远在四川宜宾小镇的大姨妈。回京几年后,越发强烈的思念之情促使她做出了一个决定:重新回到大姨妈的身边!1987年2月,陈红和丈夫、女儿一起从北京重返四川。

名门之后凡人生活

从女儿上初中开始,陈红对女儿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做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前辈的荣耀从来都不该是后代

可以依附的光环。

童年时代的陈红被命运从条件优裕的北京中南海抛到了四川宜宾的乡镇上,并在“文革”中饱尝磨难;再后来,情窦初开、相貌靓丽的她曾想依偎一个所爱的男人过小鸟依人的生活,可命运还是没有成全她的期望。婚姻方面,陈红遭受了无奈的挫折。10年前,因与性格内向的丈夫长期难以调和,导致感情最终破裂,只好协议离婚。家庭的破裂让陈红难过了很久,骨子里很传统的她总觉得对不起女儿,虽然她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她还是要求女儿跟了她。在大姨妈的宽慰下,她内心的“情感地震”才逐渐平复。谁料不久,她最爱的大姨妈又身患重病离她而去。生活的不幸接连袭来,使她在大姨妈刚去世的那段日子,连随大姨妈一起去的念头都有了!

婚姻的挫折,父亲的猝死,大姨妈的病故,这一切不幸,终究没能击垮陈红。离婚后的陈红为了能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一些,决心自强自立,和生活的艰难进行抗争。上班时间,她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下班后,忙累一天的她又会去打一份工。陈红利用业余时间卖过服装,跑过保险,还成都有名的“清华居”批发面包,再和要好的女友利用休息时间骑三轮到成都火车站去卖。

从北京回川这么些年以来,陈红从没有出面麻烦高层领导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帮助,生活中,她一直很自立,让所有人赞叹不已。钟玛